

SEGANTINI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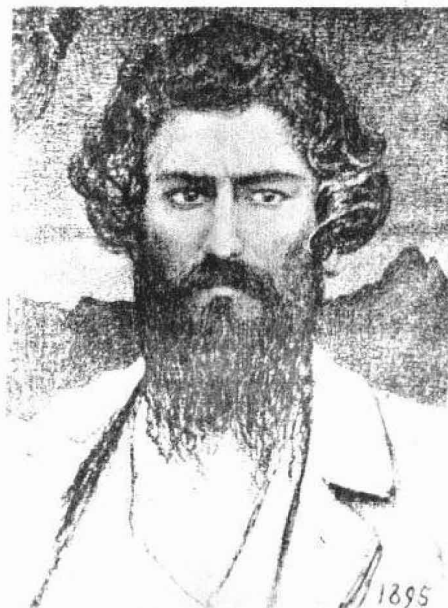


塞冈提尼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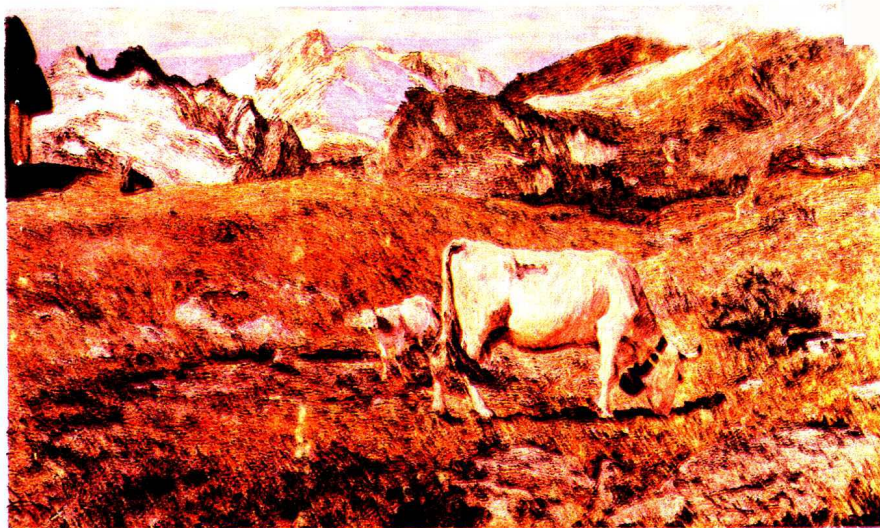
《画家介绍丛书》

塞冈提尼

陈甸玉 编



天津人民美術出版社



塞冈提尼

陈郁玉 编

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

新华书店天津发行所发行 天津市人民印刷厂印刷

责任编辑：张万夫
封面设计：今 东

1985年5月第1版

开本：787×1092 毫米 1/20 印张：1.8

统一书号：8073·50343 插页：9

1985年5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0001—6000

定价：3.40元

塞冈提尼

(Gioranni Segantini 1858—1899)

陈蜀玉

意大利十九世纪后期画家塞冈提尼，以其对山岳、对自然与农村生活的激情，以他那凝重、流畅的笔法，创作了一批描绘田园风光、布里安萨风情及阿尔卑斯山区壮美景观的杰出画作，而在世界美术史上占有光辉的一页。

朴实、淳厚的画风与单纯、对比强烈的色彩，构成画面一种宁静、安谧感，既亲切，又热情。人在劳作，牛在吃草，晨光熹微中的渡船、农舍中的母亲……，都统一在一种平和、温馨、恬静的气氛中。所有这些都使我们感到作品的作者，是位对生活具有诚笃的热爱，对事物观察非常细微、敏锐，并富于幻想。他的一生，大部分时间都在农村和阿尔卑斯山区度过。在那纯朴、简单、宁静的生活中，他热烈地追求的是一种人类美好的、和谐的感情，即对自然、对人类、对生灵挚着的爱。

乔万尼·塞冈提尼 (Gioranni Segantini) 于1858年1月15日生于奥地利南部的提罗尔附近的阿尔科小村，位于萨尔卡河旁，这里靠近意大利边境。父母是意大利人，父亲是个木匠，母亲经营一个小店铺。尽管全家辛勤劳动，但日子并不富裕。塞冈提尼是母亲最喜爱的小儿子。慈母的爱似甘露养育着他茁壮成长，然而母亲却象被摘下的花朵，渐渐地枯萎了。

在塞冈提尼五岁时，父亲憧憬着幸福的生活，带着母亲和他来到特里恩特。但是命运很不佳，母亲的身体日益虚弱，为了给母亲治病，父亲变卖了仅有的财产，最终也未挽回母亲的生命。母亲的去世，给他们带来了悲痛和孤单。他一想到母亲的身影，便从心底升起了那如春天夕阳般温和而美丽的光辉。

艰难的日月，迫使父子俩不得不离开此地，来到委罗那城。后来，他又到米兰的同父异母姐姐家。姐姐家的生活也不富裕，父亲将塞冈提尼留在姐姐家，自己外出找工作挣钱去了。从此父亲再也没有回来。

塞冈提尼失去了母爱，又失去父爱，姐姐又嫌弃这多余的孩子，因此他很孤独。姐

姐在外干活，塞冈提尼每天被关在小阁楼里。小阁楼的顶上有个小窗户，这个小小的“囚犯”在桌子上放把椅子，登上椅子仰望着蓝天。他看着天上的白云自由地飘动，多么希望乘上白云飘向他的故乡阿尔科啊！

一天，听到院子里女人们在聊天，说到一个熟悉的年轻人到了法国交了好运。这对一个年幼无知的孩子，对一个不愿忍受这孤独、闭塞生活、向往自由的“囚犯”来说，具有巨大的吸引力。于是，他也决定去法国闯一闯。终于机会来了，在一次姐姐让他出去办事的时候，他想越过阿尔卑斯山，便可到达法国。这无疑是无知的冲动和妄想。天很冷，他年龄又小、路又不熟，傍晚又起了暴风雨，没走多远，终因饥寒交迫、体力不支而倒在途中了。一个过路人发现了他，把他送回家中。不久，他又重施故伎，然而又如前次一样，人们发现他疲劳地睡在路旁，把他领回家，他讲了自己的身世，请求人家不要把他送回姐姐家。于是便被送进感化院。感化院里有位叫佛伊利杰的神父，非常仁慈。塞冈提尼得到神父的同情和爱护，神父教他读书、绘画，启蒙了他对艺术的兴趣。二年后，神父不幸去世，塞冈提尼又成了无人怜爱的孤儿。他又从感化院中逃出，投奔到住在威尔卡斯的同父异母的哥哥家。

七岁的塞冈提尼在哥哥家放猪、牧羊，生活得愉快、自在。他喜欢农民的生活，他在这里享受到农舍中的温暖，体察到动物也是有母爱的灵性。对这里的一切，产生了深厚的感情和爱，萌发了他那艺术的幼苗，他最初的素描，是画在石头和墙壁上的动物。

据说在他少年时，曾有一段意想不到的机遇，从而引发了他确立日后的艺术道路。在他逝世前三年给女作家妮爱拉的一封信中提到：有一天，邻家的一位丧子的母亲，为了保留下爱子的遗容，苦于找不到一位画家。热心的人们向家属推荐了能画几笔的塞冈提尼去画，于是他被请到这家，为悲伤的母亲画下孩子的遗容。当伤心欲绝的母亲看到爱子的画像时，脸上顿时泛起喜悦的神色和获得莫大安慰的表情。这件事使塞冈提尼深受感动，画笔能用来安慰因失去爱子而悲伤的母亲，这是多么高尚啊！因而促使他立志做一名画家，终生献身艺术，画更多的画来抚慰那些寂寞、悲惨的人们，用画笔来表达人们的心声。

他逐渐成长起来，成为青年人。此后他又回到米兰，但生活道路并不平坦，常常为了找到一个可以挣一块面包和一个睡觉之处而发愁。从而他彻底认识了米兰。富人的日子越过越好，穷人却在生命线上挣扎。这些经历都奠定了他以后的艺术思想。他从下层人(穷人)的角度，全面地认识了这个世界，以后又把把这个认识用绘画的形式表现出来。

塞冈提尼怀着求生存的强大愿望在米兰住下，决心在这里挣钱并学习绘画，以能真正有表达人民心声的能力。他当过照相店的徒工，做过画旗子画家泰塔曼齐的学徒。1876年他进入布列拉美术学院夜班部学习。但他不常去学校，他必须经常画些炭画肖像和干些其他零活以糊口，甚至把在学校得到的奖品换钱以维持生活。1877年，他的处女作产生了，是一幅画在壁炉护板上的油画，题为：《圣·安东尼的大合唱》，这幅画是他为店铺画牌子剩下的颜色画出来的。这个在不久前还不会用明暗作画的人，在森林里转了三天，从树桩的明暗变化中得到启发而应用在这幅画中，从而显示了他的绘画才能。此后他便开始探讨光线、明暗问题。

由于经济窘迫，他不能继续学下去，只学了两年便中断了。在这期间，他与同学卡尔罗·普加蒂很好，普加蒂的妹妹路易吉亚还在上学，按意大利的习惯，普加蒂经常去学校接他的妹妹，塞冈提尼常陪他一同去。塞冈提尼很喜欢这个金发姑娘，渐渐地他们相爱了。1881年，他和路易吉亚结婚，六个月以后，这对新婚夫妇从米兰搬到布里安萨等地，塞冈提尼继续作画。1886年，全家迁至莎欧宁村居住，1894年又迁徙到恩加丁地区的马洛亚，直到1899年塞冈提尼逝世。

塞冈提尼从1876年开始学画，到1899年达到艺术的高峰。在他二十三年的艺术生涯中，从《圣·安东尼的大合唱》开始，到《自然》为止，共创作了三百幅作品，其中包括素描。对他的作品，可以分为两个时期来说明他的艺术风格和创作道路。

1876年到1886年居于米兰和布里安萨的十年为创作初期；1886年到1899年为艺术成熟期。

1876—1881年，主要是学习阶段；1881—1886年画家来到布里安萨地方的帕西亚诺(Pasiano)，转辗于科莫湖一带的卡雷拉、葛尔奈诺、加利奥等地才开始了他绘画艺术的

新阶段。

他最初的人物、静物、风景画，并没有多少创造性，大都是模仿一种画法。可是不久，他便领悟到绘画的意义重在表现人的情感。把自己所感受到的自然之美、性灵之美传播给他所热爱的人们，才是艺术的真谛。画家曾写道：“在布里安萨，我力图重现人类的感情。每当我看到落日的余辉，我的心中就有一种无法形容的不适。大自然对我来说，就是一种调节精神的工具、我的伙伴。我的心在为无垠的苍穹歌唱，看到大自然，在我心灵上就会产生无穷的欢乐。”可以看出他在艺术的天地里不懈地追求与奋斗着，把自己的意趣紧紧地与人民、山岳、自然联系在一起。

画家如行使着神圣的使命，以准确的形象，朴素而深刻地表现了大自然的美和对生物的热爱。这一时期的主要作品有：《渡湖的圣马利亚》、《被系住的牛群》、《春天》、《入睡的牧童》和《死去的羚羊》、《剪羊毛》等。题材多采自布里安萨帕西亚诺、科莫湖等地农牧民的劳动、爱情、生活场景和那里的田园风光。

他以严谨的写实手法和欢乐的心情去赞美农家生活，画面涌流出一股浪漫诗意及浓郁的乡土气息；此外还带有一种象征性和宗教性的虔诚。在极有名的《渡湖的圣马利亚》一画里，描绘了晨曦中即将渡过帕西亚诺湖的小舟。在提篮似的小舟里，载着牧民的一家和他们的羊群；在占据画面一半的位置上，旭日将升起时进射出的密集的均匀的光芒，充满整个天空，温暖的桔黄色映入湖中，使湖光天色泛出神秘的光辉。画家以逆光处理，使主体与远景合成明度和谐的美景。单纯的色彩、沉静的气氛，表现了一种圣洁的宗教色彩。（见图1，此画作于1882年，存放在科伦的艺术博物馆）；又如《被系住的牛群》一画，表现了北意大利早晨的风情。在一片绿色的草地上，牛只和牧牛女沐浴在金色的阳光下，某些部分虽然处于逆光中，但仍感到阳光的璀璨耀眼。有使人如入画境之感，仿佛已吸吮到那清纯的空气和那青草嫩香的气息而心扉顿开。这件作品曾获1886年阿姆斯特丹万国博览会的大奖，画家的声誉也由此而日增，它是塞冈提尼在布里安萨时期具代表性的最后的作品。此画后来被罗马国立近代美术馆收藏（见图3）。

他早期的作品，是与他年轻时的激情紧紧相联的。从画中可以感到神秘的浪漫情调，

其感情基础是爱与渴望。这个时期的画很有个性，极注重表达内心的激情。他画出了自己的灵魂，大自然只不过是内心情感的体现者。这些画的主题，又都是他童年时代的回忆，是他自身牧童生活的经历和印象，他用一种新的爱情来对此加以美化。每当这位充满热情的画家为周围人的幸福感到高兴时，他就回忆起自己以往在农民中间得到的爱，便情不自禁地回到画室中作画。这一时期，他出色地画出了《泉边》（图21）、《牧歌》（图26）、《田园风光》、《山上的爱》（图22）和《弟子》（图23）。

这一时期的油画，他喜欢用暗褐色调和逆光，不大注意色彩，强烈地追求高光和真实，以加强画面的色彩感和明暗对比，在强烈的对比中求和谐。在构图上具有平衡、匀称的特点。从一些作品中，可以感到与法国画家米勒的作品很相似，无论在题材内容上，风格、处理手法上都很接近。其实他们互不相识，由于他们都是农民出身，有共同的生活经历，尤其是他俩的气质很相近，而使得他们在许多方面有相似之处。

其后期的作品，是他类似印象主义的色彩分割画法的产生及完成时期。这是他长期居住在阿尔卑斯山的时期。实际上他从1885年便登上了海拔一千二百公尺的高山，来到莎欧宁（瑞士境内的阿尔卑斯山），在这里生活了十四年之久。这是一个新的世界，山上终年积雪，人烟稀少，空气格外新鲜、清冷，光线充足。清澈浩渺的苍穹，覆盖着群山环抱的高原，更显得壮美、肃穆。画家置身其中，似已接近天国，尽情地享受着大自然中纯净、甘醇的美和爱，并促使他去创造更为适合的艺术语言，以歌颂这一景象。

塞冈提尼为了真实地描绘大自然的风采，必须使调色板上的颜色更加纯净，素描必须更加清晰。他必须采用新的画技——类似后印象主义的色彩分隔法。当时，格鲁比西兄弟俩曾摇着头说：“你怎么想起用这种画法？你的画已经征服了很多，而现在却采用一种无人喜欢的画技！”在此不久前，塞冈提尼在比利时逗留时，发现了并十分赞赏这种新的画法，他说这种新的绘画技术有许多优点。但人们习惯于看色彩混合的画法，对新的技法总是感到格格不入。于是，他开始了双重的斗争：一是与大自然斗，要真实地反映大自然，实在不容易；二是与人的习惯势力斗，因为人们总是不理解他的新画法。他现在不象初期那样，只画物体的颜色，而是用颜色做“光线游戏”。1889年创作的《两

个母亲》就是一幅有名的色彩分离的作品。一个年轻母亲双手搂着熟睡的孩子，一头母牛在一旁照看着躺在脚边的小牛犊；马灯把阿尔卑斯山中一座牛棚照得通明，牛舍在桔黄色暖色调的笼罩下，充满了温馨和安宁，充分表达了“舐犊情深”的感情（见图8）。

画家在布里安萨居住期间绘制的重要作品如《羊圈》一画，是在光线的运用上取得成功的又一例。这是一幅描绘室内情景的名画。一盏油灯系在栏杆上，灯光漫照着圈内的羊群，照着翻乏的牧羊女，那阴影更增添了深夜的寂静，光的运用达到了绝妙的效果。

落日也是塞冈提尼很喜欢的主题，他在莎欧宁画了很多表现落日的画，如《返回羊圈》、《收集干草》（图14）、以及《日落的风光》（图25），画面中蕴含着劳动的节律，也表现了黄昏时分的景色。

在1890—1893年的几个冬天里，他画了许多素描，这些素描，实际是他在布里安萨作品的变体。如《入睡的牧童》（图19）、《吹风笛的人》（图27）、《月光》（图28）、《一天的最后操劳》（图29）、《我的模特儿》（图30）、《在劳动中》（图32），都是十分精妙的作品。

塞冈提尼刻意追求艺术上的完美性。这时他在绘画艺术上已经有了很高的造诣，对真实地画出客观实物已经不是他的最终目的，而是要把现实的题材，以浪漫的手法来大胆地进行创作，他要通过自己的创造赋予大自然更多的东西。技巧对他来说只是取得最佳光效的手段，色彩只是内在感受的外装，经过他的创造，使这些要素融为一个和谐的整体。

塞冈提尼在1891年的信中写道：“艺术应该向内行人介绍新鲜感受。那些使观看者不感兴趣的艺术作品是没有生命力的。”他在后期作品里正是以一种新鲜感的色彩、情调来讴歌他所热爱的大自然及自然万物的。

在恩加丁，画家度过了他生命的最后几年，在这几年里，画家力图把普通现实升华到富有诗意的色彩世界。如描绘他的妻子的画《蔷薇花瓣》（图31），是粉红色和白色的组合；那绿色草地上的白色羊群，以及以白色雪山为背景的绿色风景中的褐色畜群、强烈的光感是他诗一般画面的内在核心，《饮水槽旁的白牛》、《春天里的牧场》（见封

底)等;他又善于画闪烁的阳光,画家巧妙地把沐浴在金色阳光下的客观事物再现出来,取得了诱人的效果,如《穿民族服装的格劳宾登女人》(图34)、《编织袜子的姑娘》(图5)、《阿尔卑斯山的中午》(图35)、《在阳台上》(图36)以及《阿尔卑斯山的牧场》(图9),这些作品都是歌颂美化自然万物的阳光的。如果说这些画确实具有诗一般的意境,也正是画家所主张的:“没有一种理想主义会超过现实的理想主义”的论点。

在一些作品中,仍可以看出他的写实的手法,细密地表现阿尔卑斯山区的天空、山峦、田野,但在色调上则更趋寒冷。如《吃牧草的母牛》(图4)、以及前面提到的《收集干草》、《春天里的牧场》等画中,都可以看到画家由于阿尔卑斯山清澄广阔的天空与高峻雄伟的山岭,而开拓了前人未踏的画境,以明确的冷色系准确地表现了阿尔卑斯山寒冷而不含微尘的空气、朝夕光线的变化、多变的云块、严峻的峰峦、清澈深远的天空,以及那原野中萌生出的绿色嫩草在白桦树杆的阴影中显得更清翠,在构图和画面的处理上,也带有十九世纪末的象征主义色彩和装饰性意图。他首先以细微的线条排列法去表现物象,使其产生浑然饱和的色彩效果。以后他常用此方法表现大气层无云时明晰而强烈的光线。他在用油画色作画时,也研究如何提高每一块色彩的反射作用和色彩的纯洁性。为此,他把要画的每个部分,先用白色顺次作缜密的描绘,就如画一幅白色的单色画,然后再在其上涂以物象应有的颜色。这样作可以使白底上的每一笔颜色更为透明和鲜艳,可排除一切污秽的混色。这种更为光辉的色彩和有深度的色调,是混合油彩所不能取得的。因此他一开始便避免颜料的混合,采用色彩分离、色彩并置和重叠法来表现,以使色彩更加闪光。为了强调黄光及绿光,也使用了金色,明亮的地方相当强烈,阴影部分层次也很清晰透明。

塞冈提尼的创作盛期,正值法国后印象主义画家们研究色彩分隔法的时期,然而塞冈提尼并非从印象主义那里学得此法,可能间接受到维也纳分离派的影响,但主要的还是以他自己的心与眼去发现、创造适于充分表现这一切的方法。他很谦虚地评价自己说:“我是我的艺术的尚古主义者(原始主义者)”。这种对自然、对生活中一切美的感受,是艺术家们所共通的。因此塞冈提尼虽然与后印象主义画家们没有过接触,也同样以科

学的视觉的混合法来达到色彩的和谐与统一，而开创了以往未能达到的色彩的最大光辉和最大的调和。塞冈提尼凭着他自己的毅力和独立精神显示了他独具一格的才华。

塞冈提尼是位酷爱自然的画家，画自然风物；他也是位象征主义的画家，画了一些装饰性很强的作品。他受到瑞士画家霍多拉（Ferdinand Hodler 1853—1918）和克里姆特的影响，在他晚年的一些作品里，极具寓意性和强烈的理想主义色彩。他面对壮观的山岳、感到一种神秘性，空旷的山野，毕竟是孤寂的。因此当他对自然景物越是着力地描绘，便越使他的幻想不时变为观念的象征性，完全达到出神入化，迁想妙得的境界。画家把“爱”这一理念作为万物的中心，追求“最”字，就变成了抽象。在作品《生命的天使》（1894 图11）、《坏妈妈》（1894 图10）、《生命之树》、《爱情之果》、《爱的女神》（1894—1897 图12）、《生命的泉源与爱的女神》（1896 图13）等画里，明显地表现了一种朴素的神秘景象和画家那超尘脱凡的神驰，尤以《生命的泉源与爱的女神》一画最为突出。在清澄的山野里，丛生着“阿尔卑斯野玫瑰”的高原小径上，恋人幸福地依偎着漫步而来；在画面的左隅，长着如雪与冰所织成的翅膀的天使坐在岩石边，岩间涌出了生命之泉。画面那象征的诗意，与现实中群山环抱、鲜花开放的高原融为一体。画面极富装饰性，比之克里姆特更具现实性。这些画本身就是最美的绘画语言，在形式上看，也有了新的突破。

其它如《恋人》（图38）、《音乐的比喻》（图40）、《声音》（图39）、《阿尔卑斯山的玫瑰》等裸体画，是画家在彻底地研究了大自然之后，试图通过人的形象表达自己的思想；而《慈善家卡尔罗·罗塔肖像》（图42）和《艾利则公主肖像》，又力图通过肖像画表达内心的激情。

1896—1899年，塞冈提尼创作了《生》（图16）、《自然》（图17）、《死》（图15）的三联画，这是他穷毕生之力的作品，也是作为他奋斗一生的总结性的大作。塞冈提尼在筹划此作之前，在给他的挚友葛尔比西的信中写道：“我已届四十岁，此刻我深深地意识到必须在人生途中为自己的前半辈子打上休止符，然后才能迈出后半辈子强有力的第一步。近来我感到自己的画技日趋成熟，并自信有能力表达大家在心灵上认为最

有价值的美。”塞冈提尼先画《死》，然后画《生》、《自然》。画题蕴含着早晨（生）、白昼（自然）、黄昏（死），亦称“发生”、“存在”、“消灭”。这三幅连作，都是以耸立于阿尔卑斯山连绵不断的美丽山脉作舞台，以他曾经居住过的马洛亚冬天的景色为《死》的背景；他曾在那度假的苏利沃高原的景致为《生》的背景；《自然》一画的背景则采用夏夫堡高地远眺的全景。《死》一画的色调和处理手法最为沉重。山上的一团云，被黄昏时正要沉没的太阳的余辉点上了最后的一道光，而燃烧成赤黄色，沉重地浮在暗蓝色的空中，地上的一切被紫色所包围，象征着死般地沉寂。《生》是以劳动、母子、动物为内容，以早晨的景色象征着充满生气的情景；远处的山峰尚有积雪，在阳光的照射下显得非常耀眼；近处的山丘处在背阴面，显得晦暗，然而在这暖褐的色系中，举行着一切生的活动，充满着朝气。《自然》一画，明亮的天空几乎占了画面的三分之二，近处田间小路上，农民牵着牛羊活动着，似在向自己的家走去。画家以此隐喻着在阿尔卑斯山里，人们只是自然中非常微小的一个点，一切归自然所有，人们在博大的自然中，只有埋头地工作、劳动而得以生存。

《自然》一画，是他最后的作品，是件未完成之作。1899年9月中旬，夏季游客渐渐离开恩加丁，塞冈提尼为绘制此画，登上了海拔2733公尺的夏夫堡小山屋，此地可将恩加丁高原以及附近的湖光山色尽收眼底。初秋的山上已很寒冷，只要一变天，顷刻之间眼前的一切都会变成一片银白色。塞冈提尼为了赶在时间的前面而不停息地画着。这幅画很大，高235公分，宽410公分，高山气候恶劣，当这幅巨作完成了大半时，急性盲肠炎发作了，疼痛实在无法忍受，等派人从山下请来医生，塞冈提尼因延误了治疗而引起腹膜炎的并发症，已奄奄一息。9月28日傍晚，大雪突然停止，夏夫堡的山峰被夕阳照得闪出了银色的光辉，也把小山屋室内映照得更加明亮。临终前，画家对妻子说：“我想看一看我的高山。”在这寒冷的时刻，他从窗户里最后瞭望了雪后的高山溘然长逝了。

第二天，白雪皑皑，送葬的人沿着山坡向山下的谷地走去，他的遗体安葬在他常在那里作画的地方。这个普通的坟墓，融汇了阿尔卑斯山夏季的玫瑰、冬天的白雪、妻子坚贞不渝的爱情以及所有绘画爱好者对他的敬仰。他们深沉地哀悼心目中最真诚的朋友

——伟大的画家塞冈提尼。

塞冈提尼是一位融爱于山岳与农村生活的画家，他善于在平凡的劳动者身上和农村自然景色中发掘力和美，作品始终贯穿着诚实的感情，显示了大自然的永恒和伟大。所有的人都会从塞冈提尼的身上找到与自己相同的因素：对于诗人来说，他是一位诗人；画家们认为他是一位画家；而对于一般人来说，他是一位与人民息息相通的艺术家的。他已在平凡的人的心灵中播下了希望的种子。这个希望即是：愿艺术能为普通人讲一种高尚的、健康的日常用语。象过去的希腊人以及后来文艺复兴时期那样，艺术家将从人民的理想美中创造艺术的美。他作品中的“我”，只是一个代表，以此来描绘出人民对美的多方追求。由于他对人、对大自然纯朴而深刻的理解，使他赢得了普通人的心。



1 渡湖的圣·马利亚

1882年 油画



2 死去的羚羊 1882年 油画



3 被系住的牛群 1886年 油画



4 吃牧草的母牛

1887年 油画